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十四回 解牙牌數難祛迷信 讀新聞紙漸悟文明

卻說湖廣總督送出教士之後，回轉內衙，獨自思量，這些人倘若叫他們到了上海，將來認得的鬼子多了，無論什麼無法無天的事都做得出，那時貽患正復無窮，如何是好？不如趁早想個法子，預把他們收伏，一來可以弭患無形，二來也可以量才器使用。主意打定，次日傳見譯書局、官報局兩處總辦，交下名條若干張，吩咐暫將這些人權為安插，薪水從豐，隨後另有調動。兩局總辦遵辦去後，制台又傳諭洋務局，立刻寫信通知教士。到了第二天，教士率領了眾人前來，叩見制台，異常優待，即命分赴兩局當差。教士又在武昌住了些時，辭別回湘，不在話下。從此這班人有了安身之所，做書的人，不能不把別處事情，略為敘述一番，以醒閱者之目。

卻說江南吳江縣地方，離城二十里，有個人家。這家人家姓賈，雖是世居鄉下，卻是累代書香，祖上也有幾個發達過的。到如今，老一輩子的人，都漸漸凋零，只剩得小兄弟三個，長名賈子猷，次名賈平泉，幼名賈葛民，年紀都在二十上下。只因父親早故，堂上尚有老母，而且家計很可過得，一應瑣屑事務，自有人為之掌管。所以兄弟三人，得以專心攻書，為博取功名之計。這時候，兄弟三個，都還是童生，沒有進學，特地訪請了本城廩生著名小題聖手孟傳義孟老夫子，設帳家中，跟他學習些弔渡鉤挽之法，以為小試張本。一日，孟傳義教讀之暇，在茶館裡消遣，碰著一位同學朋友，談起說現在朝廷銳意維新，破除陳套，以後生童考試，均須改變章程。今日本學老師，接到學院行文，道是朝中有人奏了一本，是叫各省學臣曉諭士子，以後歲科兩試，兼考時務策論，以及掌故天算輿地之類，不許專重時文。孟傳義是個八股名家，除卻時文之外，其他各項學問，不特從未學過，且有些名字亦不曉得，一聽這話，呆了半天，方說道：「這不是要絕我的飯碗嗎？」那個朋友聽見這話，趕緊寬他的心，說道：「現在又不是拿八股全然廢去，不過經古一場，詩賦之外，准人家帶著報考時務掌故之類。你不去投卷，他並不來勉強你。」孟傳義道：「那還好，那還好！」

然而朝廷既然著重這個，自然懂得雜學的人沾光些，我們究竟要退後一步。」那個朋友道：「這也未見得？即以宗師大人而論，他亦未必全能懂得。」孟傳義道：「他懂也罷，不懂也罷，不過你這話千萬不可傳到我那幾個小徒弟耳朵裡去。怕的是他們小孩子們，見異思遷，我這個館地就坐不成了。」那個朋友只得唯唯答應。孟傳義辭別回館。好在三個徒弟，年紀尚輕，老太太教極嚴，平時從不許出大門一步，這個消息，先生不說，他們決不會曉得的。好容易又敷衍了幾個月，學院行文下來，按臨蘇州。兄弟三個，跟著先生上省赴考。搬好下處，這日上街玩耍，在考棚外頭，看見學台告示，心中詫異，回家後，請教先生，什麼叫做「時務掌故天算輿地？」孟傳義至此，只得支吾其詞，說道：「這些都是雜學，不去學他亦好；正經修身立命，求取功名，還在這八股上頭。」徒弟聽了，信以為真，不去理會。過了一日，學院又掛出牌來，上面寫明某日考試在吳江縣文童。孟傳義一身充兩役，又是業師，又是廩保，頭一天忙和著替三個徒弟裝考籃，藏夾帶，又教導徒弟進場、點名、接卷、歸號一應規矩。不到天黑，先打發徒弟睡覺，自己卻在外頭聽炮。好容易熬到半夜，放過頭炮，忙催徒弟起身、吃飯、換衣裳。趕到考棚，學院大人已要升堂開點。他忙著上去打躬、唱保，眼巴巴瞧著三個徒弟一齊進去，方才放心。

等到回寓，天已大亮。他也不想打噴嚏。趁著衣帽未脫，先取過一本牙牌神數，點了一炷香，恭恭敬敬作了一個揖，口中喃喃禱祝了半天，拿桌上的骨牌洗了又洗，然後擺成一長條，又一張張的翻出，看有幾多開。如此者三次，原來是中下、中平、上上，趕忙翻出書來一看，只見上頭句子寫的是：

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
盈科無不進疊卵復何危

孟傳義當下看了這首詩，心上甚是歡喜，以為這遭三個徒弟，一定要恭喜的了。倘若一齊進了學，將來回鄉之後，廩保贊敬，先生謝儀，至少也要得幾百塊錢。坐在那裡，怡然自得，倒也不覺疲倦。這位學院放牌最早，剛交午刻，已聽得轅門前拍通通三聲大炮，曉得是放頭牌了，忙叫小廝去接考，乃是老大、老二兄弟兩個一同先出來。孟傳義趕著問是什麼題目？只見賈子猷氣吁吁的說道：「題目是『滕文公為世子四章』，我自有生以來，從沒有做過這樣長的題目。恍惚記得有一篇夾帶被我帶著，不料又被搜檢的搜了去了。因此我氣不過，胡亂寫了一篇就出來了。」又問老二賈平泉，賈平泉道：「出題之後，學院有扇牌出來，是叫人從時務上立論，不必拘定制藝成格。什麼叫做時務，我不懂得。碰著這種倒霉學台，有意難人，我料想也不會進學的，因此也隨便寫寫的卷。」孟傳義聽了無話，一等等到天黑，已經上燈，才見老三賈葛民垂頭喪氣而回。

孟傳義問他做的可得意。賈葛民道：「今天筆性非凡之好，可惜沒有功夫去寫，卷子搶了。」孟傳義一聽，大驚失色，忙問是怎麼做的？賈葛民道：「我想長題目總得有篇長議論，我一句句做去，剛才做到弔者大悅一句，數了數已經有了二千多字，正要再往下寫，倒說天已黑了，我只得把蠟燭點好，倒說卷子被人搶了去，不許我做，趕我出來了。」孟傳義聽罷說道：「制藝以七千字為限，原不許過長的。你今雖然違例，然而我今天占了一課，或者尚有幾分希望。」三個徒弟忙問什麼課？

孟傳義便把籤詩句子念了一遍，又解說道：「這第三句『盈科無不進』，明明指的你們三個沒有一個不進學的。老三的文章雖然做的太長了些，好在學台先有牌示，叫人不拘成格。或者見你才氣很旺，因此進你也未可知。」三兄弟將信將疑，各自歇息，靜候出案。且說這位宗師閱卷最速，到了次日，已經發出案來，兄弟三個統統沒有名字，一齊跑回寓中，大罵瞎眼學台不置。孟傳義道：「別的且不管他，但是我這本牙牌神數，一向是靈驗無比，何以此番大相反背？真正不解！」

賈子猷道：「怎麼不解？這課上原說明是不進，你自己瞧不出罷了。」孟傳義道：「課上說的明明是無不進，無不進要當沒一個不進學的解，你何以定要認做不進？」賈子猷道：「盈科是說這科的額子已滿。無者，沒有餘額也。沒有餘額，怎麼會得進學呢？」孟傳義道：「我過矣！我過矣！是我誤解！今年又不是科考，等到明年科考，一定無不進的了。」兄弟三個因為不進學，正在沒精打采的時候，也不同他計較，消停一日，仍舊坐著原船回去。孟傳義等到送過宗師，依然回到賈家上館。

無奈兄弟三個，因為所用非所學，就有點瞧先生不起。後來人家進學的一齊回來了，會著談起，才曉得時文一門，已非朝廷所重，以後須得於時務掌故天算輿地上用些功夫。他兄弟三人，到此方想起學台所出的告示，所勉勵人的話，都是不錯的。今為姓孟的所誤，今年不進學尚不打緊，尚或照此下去，姓孟的依舊執而不化，豈不大受厥害。兄弟三個商議一番，頗有鄙薄這孟傳義的意思，乘空稟告老太太，想要另換一個先生。老太太畢竟是個女流，不知就裡，只好好端端一個先生，我看他坐功尚好，並沒有什麼錯處，為什麼要換？就是要換，亦得等到年底再換。三人無奈，只得私自托人介紹，慕名從了一位拔貢老夫子問業。這位拔貢老夫子姓姚名文通，乃是長洲縣人氏。

長洲乃是省會首縣，較之吳江已占風氣之先，而且賈家住的乃是鄉間，更覺望塵不及。這姚文通未曾考取拔貢的前頭，已經很有文名，後來瞧見上海出的報紙，曉得上海有個求志書院，寧波有個辨志文會，膏火獎賞，著實豐富，尚能一年考上了幾個超等，拿來津貼津貼，倒也不無小補。因此托人一處替他買了一本卷子，頂名應課。這兩處考的全是雜學，什麼時務掌故天算輿地之類，無所不有。他的記性又高，眼光又快，看過的書，無論多少時候，再亦不會忘記。他既有此才情，所以每逢一個題目到手，東邊抄襲些，西邊剽竊些，往往長篇大論，一本卷子不夠騰清，總得寫上幾頁雙行。看卷子的人，拜佩他的才情，都不敢把他放在後頭，每逢出案，十回之中，定有九回考列超等。如此者一二年下來，他的文名愈傳愈遠，跟他受業的人，也就愈聚愈多了。事有湊巧，凡從他門下批的文章，或改過策論的人，每逢科歲兩考，總得有幾位進學，上科鄉試，還中得兩名舉人，所以那些大戶人家，互相推薦，都要叫子弟拜在他的門下。這賈家兄弟三個，也是因此慕名來的。但是這位姚拔貢一向只在省城自己家裡開門受徒，不肯到

人家設帳，所以這賈家三兄弟，同他只有書札往來，比起當面親炙的，畢竟要隔得一層。賈家三兄弟自從拜在姚拔貢名下，便把這孟老夫子置之腦後，出了題目，從不交卷，有了疑義，亦不請教於他。這位孟老夫子自覺赧顏，不到年底，先自辭館，對三個徒弟說道：「三位老弟才氣很大，我有點羈束不下，不如府上另請高明罷。」又說：「三位老弟才情雖大，但是還要敏才就範些才好，將來不要弄得一發難收，到那時候再想到我的話，就嫌晚了。」兄弟三個聽了，並不在意，照例把他送過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這年冬天，兄弟三個時常有信給這姚拔貢，問他幾時得暇，意思想要請他到鄉下略住幾時，以便面聆教誨。姚拔貢回信，說是：「年裡無暇，來年正月擬送大小兒到上海學堂裡攻習西文，彼時三位賢弟倘或有興，不妨買舟來省，同作春申之游，何如？」賈家三兄弟接到回信，披閱之後，不免怦怦心動。姚拔貢從前來信，常說開發民智，全在看報，又把上海出的什麼日報、旬報、月報，附了幾種下來。兄弟三個見所未見，既可曉得外面的事故，又可藉此消遣，一天到夜，足足有兩三個時辰用在報上，真比閒書看得還有滋味。至於正經書史，更不消說了。這賈家世代，一直是關著大門過日子的，自從他三人父親去世，老太太管教尤嚴，除去親友慶弔往來，什麼街上、鎮上，從未到過。他家雖有銀錢，無奈一直住在鄉間，穿的吃的，再要比他樸素沒有。兄弟三個平時都是藍布袍，黑呢馬褂，有了事情，逢年過節，穿件把羽毛的，就算得出客衣服了。綾羅緞疋從未上身，大廳上點的還是油燈。卻不料自從看報以後，曉得了外面事故，又瀏覽些上海新出的些書籍，見識從此開通，思想格外發達。私自拿出錢來，托人上省在洋貨店裡買回來洋燈一盞。洋燈是點火油的，那光頭比油燈要亮得數倍。兄弟三個點了看書，覺得與白晝無異，直把他三個喜的了不得。賈子猷更拍手拍腳的說道：「我一向看見書上總說外國人如何文明，總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，如今看來，就這洋燈而論，晶光燦亮，已是外國人文明的證據。然而我還看見報上說，上海地方還有什麼自來火、電氣燈，他的光頭要抵得幾十支洋燭，又不知比這洋燈還要如何光亮？可歎我們生在偏僻的地方，好比坐井觀天，百事不曉，幾時才能夠到上海去逛一趟，見見世面，才不負此一生呢？」兄弟三個自此以後，更比從前留心看報，凡見報上有外洋新到的器具，無論合用不合用，一概拿出錢來，托人替他買回，堆在屋裡。他兄弟自稱自贊，以為自己是極開通、極文明的了，然而有些東西，不知用處，亦是枉然。一天，接到姚老夫子的回信，約他們去逛上海，這一喜更非同小可，連忙奔入上房，稟知老太太，說是姚先生有信前來，特地邀他兄弟三人明年正月去逛上海，無非為增長學問起見，因此來請老太太的示，求老太太答應下來，一面寫信回覆先生，約定先生明年正月，務必在省相候同行，一面料理行裝，一過新年，便當就道。老太太聽了，半天無話。禁不住兄弟三個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要逛上海的心，甚是牢固。老太太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

「上海不是什麼好地方，我雖沒有到過，老一輩的人常常題起，少年子弟一到上海，沒有不學壞的。而且那裡的渾帳女人極多，化了錢不算，還要上當。你們要用功，在家裡一樣可以讀書，為什麼一定要到上海呢？」賈子猷道：「有姚先生同去，是不妨的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姚先生一個人，那裡能夠管得許多？而且他自己還有兒子，你們畢竟同他客氣，他也不便怎麼來管你們。由著你們的性子去乾，倘或鬧點亂子出來，那可不是玩的！我勸你們收了這條心罷。如果一要到上海，好歹等我閉了眼，斷了氣，你們再去不遲。有我一日，斷乎不能由著你們去胡鬧的！」兄弟三個，見老太太說得斬釘截鐵，不准去逛上海，一時違拗不過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悶悶走回書房，彼此再作計較。

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